



第九回

無情棒妒婦肆兇威 送命絲嬌姿瘞

却說雪姐當下逼着這媳婦要他說個明白着是再不能

忍媳婦道這時人多忙亂那得功夫多的日子過了那

在這半日雪姐再四問他總是不說只見衆婦女忙忙

亂亂收拾物件幾個人三番五次下船搬取上岸衆婦

女亂了半日箱籠什物都已起發去了只有被舖等未

搬原來上面車輛驕馬俱已齊備明日就要上岸雪姐

看這光景十分詫異心如火發那裏等得到晚三催四

促要這媳婦說話真是再耐不得寫得這曹義媳婦恐

怕日裏人多說出緣由吵嚷起來大爲不便却遲遲延延挨到了黃昏時候端上晚酒來雪姐着惱用手一推幾乎把盤碗傾潑因道誰耐煩吃酒你快些說端的是何緣故這媳婦一面陪笑斟酒勸着雪姐口中欲說不說半吞不吐雪姐喝道你快些說來不然就先與你拚了這命可知主意已定這媳婦自忖這件事終不然瞞得過世少不得明朝要知道的不若與他說明白了他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只要待得他好有甚麼不從因不合將孫媒婆說與我家老爺做小夫人的話一五一十告訴出來又道我家老爺現任知府此番上任去你就是

二夫人了如今老爺身邊還沒有公子倘若你日後生了公子這鳳冠霞帔怕不是你的呼奴使婢受用不盡

我們那一個不是伺候你的

曹義媳婦亦善爲說詞無見識女子怕不聽從却說

來確是家人媳婦聲口是勸婦女聲口又是怕事聲口妙妙

這雪姐不聽便罷聽了

時一句話也說不出道原來如此氣塞胸膛一交跌翻

在船艙裏半晌纔還過氣來放聲大哭幾番要跳入河

心被衆婦女再四勸住此時已是定更時分却說這官

船上尤氏聽得有女子哭聲便叫隨身的了頭查問來

這些了頭知道此事都與他捏把冷汗此時曹偉如却

在親友船上說話聽得哭聲十分着急放開曹偉如好筆法這尤

氏看見這般情形是看出了一發動疑便叫那曹義過頭們情形

來問道這是那裏的女子啼哭你快去查來曹義答道

想是別家船上吵鬧想是妙尤氏道胡說這聲音分明像

我們船上你快去與我查來若有欺瞞叫你這奴才先

死是太太面孔這曹義嚇得不敢作聲退出船頭要過

船來報與主人知道誰知曹偉如早已聽見嚇得沒了

主意怕得可憐有幾個同上任的親友也無法可處又聽得

尤氏打發了頭出來叫曹義媳婦過船來說話一霎時

滿船碌亂起來真是利害少刻曹義媳婦到來尤氏便大聲

喝問道獅子發吼真是怕人你船上甚麼女子在那裏啼哭快對

我說這媳婦那裏敢隱瞞畫出尤氏兇惡面孔只得將始末緣由

從直說出尤氏聽了登時把那一張搽脂抹粉的嬌容

變做夜叉模樣更深夜靜讀至此處連我也害怕起來道罷了罷了如聞其聲

這天殺的瞞我做得好事你們竟敢通同作弊說着把

曹義媳婦臉上一個大巴掌幾乎跌倒想曹偉如也定經過幾次矣

道你這賤人怎麼不早告訴我你漢子還敢說是別家

船上吵鬧叫明朝不要慌喝叫了頭僕婦快去與我

揪那小賤人過來曹偉如在隔船聽見只叫得苦這曹

義媳婦挨了這一掌見勢頭不好轉身就走出艙來從

小船渡過自家船上見雪姐正在那裏跌交打滾的哭

這媳婦上前扶起道不要哭了累我吃了一掌好的如今大奶奶叫你過船去說話哩這雪姐那裏理他只是哭個不住這些婦女都來勸道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面你去見了大奶奶將你的苦楚細細告訴他一遍我家老爺是怕奶奶的或者大奶奶聽了竟肯送你回去也未可知

這句話却說進雪姐耳中雪姐聽了這話纔住了哭想道如今已落了他們的圈套或者苦求得他送我回去也不可定不然拚着一死罷了

雪姐此時不當時只得勉強拭淚隨着那媳婦從跳板上盤過官船上來頭髮已是散亂了到得官船燈下看那個婦人搽着一臉脂

粉坐在官船當中好像夜叉羅刹一般

燈下看來其實怕人兩邊

站着三四個蠢大了頭手裏都擎着棍棒雪姐又不曉得這磕頭的禮數且鬍頭散髮涕淚交流未及開口這

尤氏却早看見是個齊整女子心中一發大怒便喝道

畧看得的了頭尚且不容何況齊整女子想來伺候他的都是妖精鬼怪我這上任的官船

誰許你在此撒潑且問你與那殺才偷過幾次了

姪婦發急

自然要問出這混賬話來若回想果有沾染必不如是這雪姐不知頭腦便道都

是你們局騙我來還問我做甚麼這尤氏聽了大怒道這小賤人好生無禮誰局騙你來敢在我面前頂嘴喝令了頭們與我着實打這小賤人這幾個蠢了頭是何

候慣的吩咐叫打不敢不從便一齊上來把雪姐揪翻
渾身亂打這尤氏還怕打不着實自己奪了一根短
棒在雪姐身上打了有十幾下可恨可恨可憐這雪姐嬌姿
嫩質怎當得起這無情毒棒況且是氣塞胸膛早已不
能動彈了可憐可憐這尤氏看見不响動了方纔住手還咬
着牙齒恨恨的叫了頭與我把那天殺的叫來這曹偉
如在隔船聽見那裏敢出口氣兒烏龜模樣只好暗地跌脚
替雪姐叫苦後來聽見打得不像樣了只得叫他內姪
過船來解勸他內姪過來也遭尤氏大罵了一頓道小
畜生連你也瞞得我幕不通風他內姪道其實連我也

不知今晚吵起來方纔知道如今是姑爹的上任喜事
況且這裏也是鄰近境界如此吵鬧鄰船聽見也不雅
相又看見這雪姐倒在艙中不動便道倘或這女子死
了又是一樁不吉利的事姑娘既不容他明日打發他
去了也算行了一件好事何必自己如此動氣氣壞了
身子倒了當不得說得婉款尤氏聽了這話方纔叫了
頭與我把這小賤人快拉出去這三四個了頭并曹義
媳婦方敢來攙扶雪姐見雪姐喉嚨內哽哽咽咽了兩
聲吐出一口痰沫纔甦醒過來畫雪姐狼狽尤氏道這
小賤人倒會粧死拏起棍子還想要打他幾下好狠幸

被他內姪勸住這三四個婦女早把雪姐扛出艙來可憐同曹義帮着抱落小船送過原船上來已是厭厭一息將他睡下用被蓋好又衝了一碗姜湯來漫漫灌下漸漸聽得聲息喉嚨內哽咽不已婦女們又勸了一回此時已是二更將盡大家各自安歇明日一早還要上車當夜這曹二府也不敢過船就在這邊親友船上歇了尤氏被內姪再三相勸方纔安息却說這雪姐到了半夜渾身疼痛難禁轉側不得睜眼看時只見一盞殘燈半明半滅最悽惶是此等時候婦女們都酣酣睡熟鄰舟亦悄寂無聲心中思想父母生我愛如珍寶誰知我今日受此

慘毒我干娘也是為我被這賊子害死無疑此種冤仇何日得報可憐父親與外婆家那裏知道我遭此陷害

此時不知如何找尋想到傷心連哭也哭不出來言之傷心

讀之酸鼻作者無端撰此等文字批者又無端批此等批語令讀者又無端落這些眼淚作者批者同惡相濟害死有情人不小不知哽哽咽咽了一會又想這惡婦是功是過請問之雪姐

斷不饒我若不被他打死必有他變他費了一大宗銀

子豈肯白白干休倘再將我轉賣到個不慙不勉的去

處或是將我配與下人那時就求死不得了想得極是非聰明女

子再算計不不如趁早尋個自盡倒不辱沒了父母的

身體是有學問人語主意定了不如投水的乾淨正欲轉動只

聽得曹義媳婦醒了叫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可要茶水吃麼雪姐道難爲你掛心我不要甚麼湯水只是渾身疼痛動彈不得煩你扶我便一便纔好這媳婦起來服侍雪姐便了又與他渾身輕輕撫摩了一回這媳婦頗好此時也有兩個媳婦醒來大家唧唧噥噥的又勸解了一番已是四更時候再過一回聽得隔船漸漸有人說話妙筆傳神全在無筆墨處弄筆墨也到得打過五更大家都已醒來只聽曹義在隔船說道大家早些起來梳洗梳洗今日有一百二十里大路纔到宿頭須要早些起身衆婦女聽說就都起來叫後面梢婆燒水大家淨面梳頭收拾被

舖惟雪姐不能動彈虧曹義媳婦與他把頭髮挽好衣

裳原未曾脫同一個媳婦輕輕抱他在一個褥子上卧

下這裏大家收拾停當東方漸白就有家人們下來搬

取舖蓋上岸裝車人聲嘈雜從晚寫至天明逼真是客途情景非久於作客者不

能道亂了一回原來曹二府與尤氏都坐的是四人大

轎家丁引馬先發這尤氏起身時還吩咐叫把雪姐撇

下不許帶去又是他內姪解勸說到了衙門打發他未

遲如今已是打得半死的人丟在這裏如何使得尤氏

雖然依允還是懷恨未消這裏家人們車輛牲口隨後

進發雪姐虧這媳婦們和褥子抱他在車後靠着與他

鋪墊好了曹義媳婦是主人暗着曹義吩咐叫他一路小心服侍可憐雪姐從未坐過這車輛又兼天氣炎熱一路上顛得頭暈眼花渾身痛不可忍可憐之極這一日只吃了兩口粥湯到晚住了沂州地方看了兩座大客店這晚曹偉如還不敢與尤氏見面恐他吵嚷起來失了官體這雪姐是媳婦們抱他下車進了店房睡下只是呻吟不已連話也沒力氣說了曹義媳婦再三勸他只吃了一碗稀粥這曹二府暗令曹義贖了一劑止疼活血的藥交與他媳婦煎好用甜酒調和與他吃這雪姐想道這莫非是那惡婦害我的毒藥吃了倒好妙想不然如何

還肯竟側起頭來一飲而盡衆婦女們又安慰了他一吃藥回各人纔睡這雪姐吃下藥去不見動靜想道我又不想活了吃這藥做甚麼當夜因曹義媳婦在房同睡不得其便次日清晨又起身前進這日住了沂水縣地方那知雪姐早已懷着自盡的念頭是晚到了店內勉強吃了兩杯酒一碗稀飯媳婦們都在跟前未睡有的勸他道姑娘既到了這裏也由不得自己的性兒明日到了衙門與大奶奶陪個小心奉承得他歡喜他也不好再難爲你了這叫做在他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有的道我家老爺做人是好的只要他疼你你就受些兒屈氣

也罷了有的道揔然到明朝大奶奶十分不肯容留少
不得老爺要尋個好處安頓你你有這樣人材怕你不
得好處理曹義媳婦道明朝等他們勸得大奶奶依了
姑娘只要小心些諸事順從着他他也不好難爲你但
愿你與老爺生得一個公子那時誰不奉承你莫說穿
不盡吃不盡的受用這鳳冠霞帔還是你穿戴的了七
張八嘴勸了個不已正所謂滿頭澆粟
子一個不入耳雪姐強笑道難
得你們好意這般看顧我日後當圖報答昨日我吃了
藥今日身子覺得好些這是雪
姐騙人你們大家連日辛苦都
請早些安歇了罷衆婦女見他如此說便都放心各自

安歇去了原來這客店上房却是裏外兩間那曹義媳
婦就在外間歇了雪姐亦假作安睡挨到三更時分見
棹上一點殘燈光小如豆雪姐挨着疼痛輕輕起來把
燈剔了一剔聽衆人時俱酣酣睡熟他悲悲切切哽咽
了一會將一方烏綾首帕把青絲包在褲帶裙腰衣衫
鈕扣一一拴束停當原來他進房時早已留心看那住
房屋樑亦不甚高就解下身上一條絲絲接了一條汗
巾輕輕端過一張木椅挨着疼痛勉強掙上椅子將絲
兒丟過樑去兩頭接好打了一個牛膝箍兒安放好了
嗚嗚咽咽叫聲我的親女孩兒來與你作伴了又叫聲

我的爹爹孩兒今日長別你了又叫我的干娘想你陰
靈不遠仍好與你做一處了當下遂用手分開圈兒將
頭套入把身子往半邊一側早離了木椅兩脚登空可
憐一個俊俏佳人頃刻魂歸地下前面許多送你回家
不想却送在這裏可
傷可嘆正是鬼卽是人人卽鬼陰陽人鬼本無殊不知雪
姐可能救得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是放筆寫雪姐自江五設騙以至台庄何止
萬言筆筆哄騙露尾藏頭無一爽利語殊覺悶人
及至被曹義媳婦說破如山腰瀑布千迴百折直

到搃滙處纔傾江倒海而下令讀者亦受驚不小
方知文章擒縱之法妙不可言看他寫雪姐純是
聰明純是柔媚純是正氣自受棒至死無一筆不
好真是通身氣力都使出來

第十回

戲嬌姿衆狂鬼欺孤 憐弱質老封君認女

却說這曹義媳婦却緊貼雪姐外間安歇終比別人留心睡了一覺醒來便叫道姑娘睡熟了麼叫了兩聲不應想是睡熟不去驚動又睡了一回已交五鼓時分搃不聽得房裏聲响往門縫裏看時裏面燈已滅了不放心因起來披了衣服套上鞋子推開門摸進房來口中輕輕叫着姑娘摸到他床上來誰知黑暗中被木椅絆了一跌爬起來却摸着雪姐的兩隻小腳兒懸空掛着嚇了一跳喊叫起來驚得兩廂衆婦女一齊都醒只聽

得曹義媳婦口裏亂叫不不好了姑姑姑娘吊死了快快拏燈來衆媳婦聽得姑娘吊死都害怕不敢起來裏面曹義媳婦着急磕磕碰碰摸到外間摸着了門連忙開了口裏亂喊你們快快些拏拏燈來一連五個摸字寫得情景那衆婦人也有在牀上帮着喊的一片聲响妙在牀上逼真那衆婦人也有在牀上帮着喊的一片聲响妙在牀上帮着喊是怕鬼不敢起來那外邊曹義等驚醒聽得內裏吵嚷急忙起來拏着燈火入內問道你們吵甚麼衆婦女在兩廂房見曹義拏燈進來纔敢從被窩裏伸出頭來妙絕只見他媳婦倚着門框兒在那裏發抖口裏打達達兒道姑姑娘吊死了曹義聽得着了急連忙走進房去看

時見雪姐懸樑高吊口裏只叫得怎了怎了忙叫他媳婦進來相帮解救他媳婦只是抖不敢進來曹義着急只得踏上椅子拔出身邊小刀一手抱住雪姐一手將繚子割斷錯了大凡吊死繩索一經割斷斷不能救看官們不可不知雙手抱將下

來放在床上將項上繚子解下已是直挺挺的渾身冰冷斷氣久矣此時衆婦女已走起來亂穿衣服慌做一團也有害怕發抖的也有憐他落淚的也有咒罵尤氏的寫衆婦女神情口角都妙這回鬧得隔壁官店內俱已知道大家

起來聽說已是不能救了曹二府只是跌脚嘆氣吩咐不許聲張那尤氏聽得雪姐死了甚是爽快道死了一

百個只當五十雙妙語解頤買條蘆蓆捲去埋了就是了何

必這般大驚小怪此時天將黎明曹二府與親友商量

就叫曹義同店主人去買了一口現成棺木又與了店

主人幾兩銀子叫他掃除房屋是留下曹義叫他收拾

盛殮是拍在北門外義塚地上擇高阜處理葬事畢隨

後趕來是因留下十多兩銀子與曹義使用是又留下

一副名帖惟恐地方有生事之人即往本縣稟究是這

店主街坊知他是個現任分府且又得了他銀子落得

做人情誰來管他閒事這曹二府已先自起程前進出

了五百兩又受了一場大氣始終不這曹義就央了店主人

不曾沾身懼內娶妾的請看榜樣

家婦女到來與雪姐整理頭髮穿着衣服原來曹二府

買了雪姐就叫了幾個裁縫與他連夜做了幾件衣裙

到任時好穿俱交與曹義媳婦如今都將來與他穿在

身上就將他所有被褥裝裹停當這些來看的婦女們

見雪姐面色如生都說好一個齊整姑娘可憐如此死

了多有與他陪眼淚的及裝釘好了曹義又買了些金

銀紙鏢雇人抬出北關外義塚地上檢了個高阜處與

一高塚相近埋葬停妥為鬼封君伏筆這曹義到做了個送喪

之人陪了許多眼淚好曹義事畢已是晌午時分隨謝別

了店主人等飛馬去趕前車這事敘過不表曹二府從此不知下

落只便宜了尤氏
不曾有個報應

却說那許俊卿自從打發林媪過江去接女兒第二日却值殷勇回來看望他母親又等到第三日還不見回來想必是金家留住正想明日打發殷勇過江去接到第四日却見金振玉一早到來謝壽卽說昨日甥女早飯也沒吃只吃了兩個點心執意要回來連外婆也留他不住因爲我有事不曾親送他回來許俊卿吃驚道他何曾回來我今朝正要叫勇兒去接怎麼說昨日就回來了金振玉失驚道他昨日一早同他干娘回來的這却奇怪了因想道昨日江上平風靜浪諒無他虞却是何緣故許俊卿着急道事出意外

不宜遲延我與大舅快些吃了便飯大家沿江分頭去找尋必定有個來踪去跡金振玉呆着想道這沿江一帶又無親戚去處摠有相留之處豈有不先寄個信息回來的這事看來定然多凶少吉許俊卿道我只有這一個女兒倘有不測我這老性命也休了金振玉道姊夫且免愁煩但愿無事我們吃了飯作速去找尋要緊說話之間殷勇却從外回來與金振玉拜了揖因說起這事殷勇跌脚道舅舅不知如今這長江裏歹人甚多倘有不測如何是好許俊卿道他們只是兩個空身婦女難道青天白日怕強盜打劫了他不成金振玉道殷嫂

雖可保無事只怕外甥女身上多有不利許俊卿聽了
一發着急當下大家同吃了早飯卽分路去找尋殷勇
當時却從上水一路找尋去了這裏郎舅一往下水一
往沿江村落馬頭去找尋不題且說這陰陽神鬼之道
人所共知其中幻化莫測之事雖云罕見亦何地無之
聖人不肯語怪語神是惟恐世人相惑然並不曾說個
沒有故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敬鬼神而遠之
是明明說有鬼神不可褻媚如先賢邵康節祭祀不廢
冥資程伊川坐卧不對塑像他如麗娘再世倩女還魂
田三叟活唐宮人於百年鄭婉娥配生夫婦於隔世確

鑿之事不可枚舉昔人作無鬼論却白日與鬼坐談而
不知此乃拘癡迂儒徒爲鬼所笑耳但鬼之一道却有
差別不可槩論其中因忠義節烈而死者化而爲神狂
蠱橫逆而死者化而爲厲至抱屈含冤無辜而死者有
姐在內 往往顯形著跡不可勝數至於罪惡深重如忤逆
不孝謀反叛逆十惡不赦之徒其魂必爲鬼拘神責地
獄之設正爲此輩若壽數已盡安然而死者其魂魄無
所拘束飄飄蕩蕩猶如夢寐一般故昔人有云黃泉若
遇舊相識只當飄流在異鄉此言實切至理凡爲人在
世勸大衆多結些良緣多行些好事切不可輕易與人

爲仇不但生時見面爲難卽死後遇着也是個皺眉之
事要曉得這陰間陽世人鬼相聚總是一般先把人鬼

透徹下文好生出
稀奇絕妙之文

且說這雪姐不合理埋於義塚這所在

原都是些無主孤魂五方襍處賢愚不等奇極
妙極這雪姐

一點貞魂不散隨至其處却見也是個村庄一般有許

多人家那房屋也有草舍瓦房參差不等奇情奇想
却是至理那

男女也有老少強弱往來不一看見雪姐到來俱各歡

喜聚集攏來動問來歷內中有那善良男婦爲之感嘆

却就有幾個狂且不端之徒看見雪姐生得美貌又且

是異鄉孤弱以爲可欺遂把言語勾挑戲謔雪姐見此

光景忍氣吞聲閉門不理誰知夜間這班惡少敲門打

戶也有穢言褻語的也有恃強逞橫的竟無寧息雪姐

杜門忍氣想道我直如此苦命生前遭此慘毒尚作完

人死後又遭此輩欺凌如何防禦聞得陰司有閻羅管

轄難道這裏竟無冥官職掌聽憑這些兇徒欺凌良懦

正在恐懼之際忽聞喔喔雞聲此輩纔紛紛散去這日

正在愁苦忽見一位儀容端麗的娘子到來雪姐甚喜

卽請上坐就下拜動問姓氏住居那娘子笑而不答雪

姐又將自身孤苦被這些惡少欺凌的事泣涕告訴這

娘子道你且放心這緊間壁有一劉封君是個誠厚長

者係衆所欽敬之人前日他往慈雲庵聽點石禪師講
經不日就回待他回來你可投他告訴自然保你安居
清靜况你陽壽未終皆因你前世與那尤氏有夙冤相
報故遭此慘亡那曹二府前生有欠江七江五等之債
未還故今生受其局騙今填還此報冤結已解那江七
將你干娘謀害到頭自有報應借說因果是
作者婆心日後你父
女相逢福祿未艾但得終身持誦大悲神咒便永無灾
厄相侵雪姐聽言知是菩薩降臨指點卽跪求教誦這
娘子卽口授數遍雪姐已是了然遂拜倒在地道不知
娘娘是何仙聖弟子情愿常侍左右以領慈訓娘子微

笑道我住居甚遠你安得相從將來你與我女兒同堂
共室便知端的因向袖中取出一粒丸丹道這是我在
南海求來的令雪姐吞下道此可去你周身痛苦又可
保你房舍不壞說畢飄然而去雪姐正欲挽留只見一
道金光倏然不見心下又驚又喜感得菩薩降臨指點
我的言語一一記得但不知這劉封君却是何人說他
不日就回諒有下落且吞丹之後這周身痛苦忽然而
愈因望空拜謝從此一意虔誠記誦大悲神咒是有根
行人
便覺暗室生光以前那幾個惡少遠遠看見似有畏懼
之狀筆致回環
無微不照雪姐心下甚喜到夜分時有那鄰近婦

女來邀他同去觀看道場享受些馨香齋供

此又是一等鬼無奇

不雪姐口中不住持誦神咒這些同行婦女都覺幽暗

之中忽生光彩

予嘗聞大悲咒與白衣咒凡虔誦不輟者無不靈驗顯著讀者不可以為小說

中語而忽之因問雪姑娘所誦是何經典有此靈驗雪姐道

此是觀音菩薩大悲神咒虔誠叩誦永無灾厄眾婦女

都要拜求傳授雪姐道這是大善功德你們若能虔誠

拜誦便可出此幽途超生善果因向眾婦女逐句教道

眾婦女歡喜無量自此雪姐却為眾所欽敬且不時受

他們的供養却也歡喜

纔做得一時弟子便收了許多弟子如何不歡喜可見善人是

樂得做的這一日正與眾婦女一處持誦忽見眾人向西指

道劉公公回來了

緊接正文筆勢不斷

雪姐抬頭一看見一位老

者鬚髮蒼白高巾濶服曳杖而來到得跟前看見雪姐

便問道這位可是許家雪姑娘麼雪姐見問倒吃了一

驚應道正是不敢啟問公公可是劉老封君麼老者笑

道我與你正是緊鄰且請到寓中敘話雪姐就跟着老

者回來却就在自己隔壁幾間房屋雖不宏壯却也潔

淨家中原有一個老僕伺候進到中堂雪姐就下拜道

念奴孤弱無依幸得依傍公公望乞垂慈覆庇庶不致

為匪人欺侮說着流下淚來老者連忙扶起道我昨日

在慈雲庵中遇一仙姥說起小姐始末都已盡知并說

老夫流寓無幾不日有三小兒到來搬取回里小姐亦可再生一同回到寒家說你與他甥兒有婚姻之好直待到辛壬相交才了你終身大事這是仙姥之言日後必有下落目前囑我看顧但你是個孤子女子恐往來多有不便雪姐道公公若不嫌異鄉孤弱情願拜爲義父朝夕侍奉劉公大喜道如此甚好雪姐就請劉公端坐從復恭恭敬敬拜了八拜劉公受了四禮從此卽以父女相稱雪姐亦將前日遇一仙姥到來指示的話說了一遍劉公道如此說我在慈雲庵遇見的就是這位仙姥了我與汝同回之期不遠且宜靜待原來陰間

與陽世一般亦可雇覓僕婢伺候當下劉公吩咐老僕雇一使女服侍小姐這劉公只有三子並無女兒今得雪姐爲女親愛過於所生雪姐亦盡心孝敬甚是相安只是時時想念生身之父與他干娘暗自悲泣因記仙姥之言說與父親有重逢之日又與他外甥有姻緣之分正不知在於何時諒仙聖之言決無虛謬想到此處又不覺暗自歡喜劉公又常與他說及自己家世并寄寓此間的原委因此雪姐盡知劉公家中一切備細無事之時便焚香誦咒以消晨夕這鄰近人家男婦知劉公認義雪姐做了女兒都來道喜稱賀免不得也要設

杯酬答摠與人世一般這都不在話下原來這劉公名芳字德遠祖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氏年已望六媽媽葉氏同庚賢德生有三子只因這年同他次子的丈人陸公合夥前往山東販買繭紬不想到了沂水地方染患時疫而卒陸公與他備辦衣衾棺木原欲搬移回里只因那年江浙一帶倭寇作亂道路難行因此只得將棺木暫厝於北門義塚插留標木爲記又恐有人損壞復於棺上留一磚塊上勒吉水劉公之柩以便識認原俟置貨回里通知劉家再同來搬柩不料其時倭寇猖獗江浙一帶道路梗塞商旅不通直挨至次年春間

方得回里隨往報知劉家將所置貨物除去棺衾等費開單照股分晰明白原來這劉公未出門之先一年長子劉雲字宇章已領鄉薦次年進京會試又中了第三十六名進士分發吏部學習觀政到八月內選授了山西平陽府曲沃縣知縣正逢聖上誕生皇子覃恩凡內外大小文武官員俱得申請封誥劉雲因在京爲父母援請了誥命一面差人賫送誥命回家報信一面卽由京領憑赴任原欲到任後再着人搬接家眷那知劉公已歿爲天下孝子傷心雖不能受享於生前亦得榮被於泉壤以此地下俱稱他爲劉老封君次子劉霖字潤蒼是個

誠謹之人只經營生理照料家務三子劉電字漢昭年方十九生得堂堂一表胆勇過人慷慨仗義卽於是年入了武學輪鎗擊劍技藝絕倫數語寫劉電又是一種筆法我如見其人俱在家奉母惟劉電尚未婚娶這年十月間京差到家請得誥命回來合家歡喜誰知到得次年二月間陸公回家報此凶信這劉孺人與兩子傷心悲慟挂孝招魂是不必說一面差前往山西送信一面到本縣報明丁艱請詳移咨晉省這劉電急欲往搬父柩隨與二兄相商措置盤費仍邀陸公同往山東不料陸公因途路辛苦又爲倭寇作亂受了驚恐回家得病日重一日至五

月中身故以致耽延時日劉電前已問明陸公知道瘞棺處所外有標木內有泐碑記認遂不避炎暑拜辭老母兄嫂單身僱船由水路順流而下前往山東進發不止一日過了鄱陽湖出湖口走長江這日行船到了一個臨江大村鎮正待上岸買些食物只見那市梢頭沙灘上有許多人圍繞在那裏又聽得哭聲如雷奇哉此何人也劉電卽叫停舟上岸看時只見衆人圍着一個年老婦人屍首內有一人號啕痛哭劉電近前看時見這人生得七尺以上身材二十上下年紀熊腰虎背燕領豹頭一貌堂堂雖然布草衣冠却是雞群鶴立劉電詳看此

人知是個豪傑殷勇狀貌却從劉電眼中看出此是行文順借之法又見他哭得

傷慟遂上前拱手相問不得正是天涯一面成知己豈

是悠悠行路心不知劉生所見這人端的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此回前半絕妙一篇鬼文章筆法縱橫如奇峯怪

石從天際飛來蘇公若使逢當世應作朝朝說鬼

人後半寫劉公家世情節是文章追敘之法筆致

簡潔另是一種氣色可見文人胸中無物不



